

济公全传

(清) 郭小亭◎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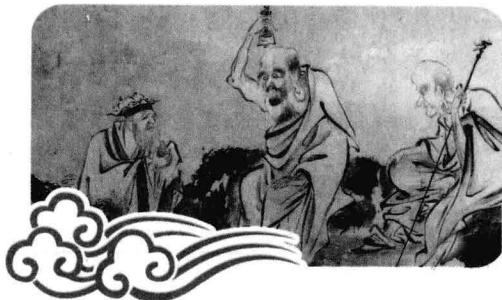


JIGONG
QUANZHUAN
[上卷]

吉林文史出版社

济公全传

(清) 郭小亭◎著



JIGONG
QUANZHUAN
【上卷】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济公全传 / (清) 郭小亭著.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8.2 (2009.10 重印)

ISBN 978-7-80626-251-1

I. 济… II. 郭…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2500 号

Jj Gong Quan Zuan

济 公 全 传 · 上 卷

原 著: (清) 郭小亭

责任编辑: 张雪霜

封面设计: 徐 超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 北京怀柔红螺福利印刷厂

版 次: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700×1000mm 16 开本

字 数: 948 千字

印 张: 15.75

书 号: ISBN 978-7-80626-251-1

定 价: 90.00 元 (全三册)

关于济公

好多人问：“究竟有没有济公这个人，是不是人们臆造出来的呢？”

根据蒋瑞藻的《小说考证》和钱静方的《小说丛考》，都认为没有济公这个人的。据我所知，明朝田汝成所著的《西湖游览志余》里，有一段描写济公的故事。大意是说：济颠本来名叫道济，因为疯颠，才被称为济颠。他不大讲究细节，喝酒吃肉，跟人民很接近。起初，他在灵隐寺出家，寺里的和尚讨厌他，把他赶到净慈寺。他替人家念经火葬，在七十三岁时逝世。现在寺里还塑了他的像（在杭州虎跑还有一个济公坐化的塔）。这个记载很平常，没有什么神奇的事情，是比较可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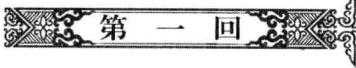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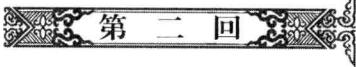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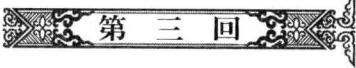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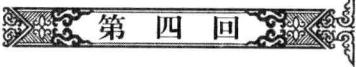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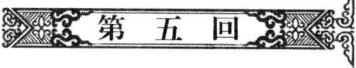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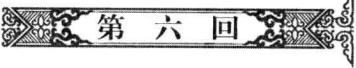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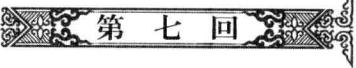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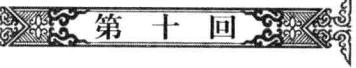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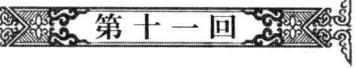
关于济公许多神怪的故事，大概是从清朝开始的。最初在清朝康熙时候，有个叫王梦吉的人，他写了一本《鞠头陀新本济公全传》，后来又有无名氏的《济颠大帅醉菩提全传》以及乾隆年间另一无名氏所著的《济公传》。我也藏了其中一种石印本的叫《皆大欢喜》的书，这些书里都记载了一些关于济公神话的故事。

在清朝雍正时候，有一本叫《清波小志》的书里，写过这样一段话：“神运井在杭州净慈寺香积厨，泉水很甜，相传在宋朝嘉定年间，有六甲神曾经协助道济和尚，在这儿运木头，所以叫做‘神运井’。据说这井和大江相通，因此又叫做‘通江’。”还有人说：当时净慈寺被毁后修建时，缺少一根大梁，济公就从井底运来。过去净慈寺和尚常常常用灯照着给大家看，说是井里还横着一根木头，这当然是人工做出来，不可以相信的。

我觉得，济公的传说应该当作神话来看，不能全当作迷信。“济公活佛”这一故事，在我国民间流传很广，特别在江南一带，更是老幼皆知。他敬重好人，做了不少济困扶危的事，可是他对坏人却深恶痛绝。尤其是他戏弄官府和公差，是我们最为高兴的。当然，传说中的“济公”故事里，还存在着很多荒诞迷信的东西，这是整个故事中的糟粕，但是，像“济公”那样的人，他所憎恨和所喜爱的，正是我们所憎恨和喜爱的，这些都具有现实教育意义。尤其是他穿着破衣服，摇着破扇子，他的举动和说话都很幽默风趣，我想这也是人民喜爱“济公活佛”的一个附带的原因。

（《中国小说丛考》赵景深著）

 目录

	第一回	李节度拜佛求子 真罗汉降世投胎	1
	第二回	董士宏葬亲卖女 活罗汉解救好人	4
	第三回	施禅机赵宅治病 说佛法暗中救人	7
	第四回	扛韦驮周宅捉妖 病服神怒打老道	10
	第五回	周员外花园见妖 三清观邀请老道	13
	第六回	周望廉细说见妖事 刘泰真捉妖被妖捉	16
	第七回	见佳人痴呆起淫心 想美丽花园遇妖女	19
	第八回	练法术戏耍刘泰真 李国元失去天师符	21
	第九回	赵文会西湖访济公 醉禅师西湖盗灵符	24
	第十回	赵斌夜探阁天楼 英雄仗义救公子	27
	第十一回	兄弟相认各诉前情 主仆逃难暂寄李宅	30

第十二回	济公善度韩殿元 寒士舍子遇圣僧	33
第十三回	广惠僧狂言惹祸 济禅师妙法惊人	36
第十四回	济公游戏要广惠 郑雄为母求圣僧	38
第十五回	狗度董平改恶为善 荤酒回庙要笑众僧	41
第十六回	济公庙内卖狗肉 绅民灵隐访圣僧	44
第十七回	假相谕拆毁大碑楼 显神通怒打恶都管	47
第十八回	兵围灵隐锁拿疯僧 戏耍班头醉入相府	50
第十九回	秦相梦中见鬼神 济公夜来施佛法	53
第三十回	赵斌夜探秦相府 王兴无故受严刑	56
第二十一回	遭速报得长大头瓮 荐圣僧秦相请济公	59
第二十二回	施妙法人鬼闹秦宅 治奇病济公戏首相	62
第二十三回	找妙药要笑众家丁 联佳句才惊秦丞相	65
第二十四回	认替僧荣归灵隐寺 醉禅师初入勾栏院	68
第二十五回	尹春香烟花遇圣僧 赵文会见诗施惻隐	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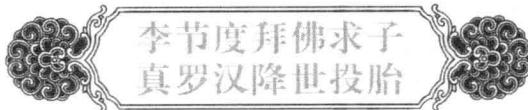
第二十六回	执难民送归清净庵 高国泰家贫投故旧	74
第二十七回	寄柬留诗别妻访友 拜请济公占卦寻夫	77
第二十八回	苏北山派人找寒士 高国泰急难遇故知	80
第二十九回	故友相逢知恩报德 小人挟仇以德报怨	83
第三十回	余杭县清官逢奇案 殷家渡济公捉贼人	86
第三十一回	拿贼人完结奇案 施邪法妙兴定计	89
第三十二回	云兰镇恶道兴妖 梁万苍善人遇害	92
第三十三回	设阴谋恶化梁百万 发慈悲戏耍张妙兴	95
第三十四回	施妖法恶道害人 显神通济公斗法	98
第三十五回	烧妖道义收陈亮 访济公路见不平	100
第三十六回	逛西湖酒楼听闲话 气不平夤夜入苏宅	103
第三十七回	听奸言苏福生祸心 见济公皂白得分明	106
第三十八回	苏北山酒馆逢韩老 济禅师床底会英雄	109
第三十九回	圣手猿初入灵隐寺 济长老被请上昆山	112

第四十回	济公舍银救孝子 赵福贪财买巨石	115
第四十一回	昆山县巧逢奇巧案 赵玉贞守节被人欺	118
第四十二回	贞节妇含冤寻县主 济禅师要笑捉贼徒	121
第四十三回	巧取供审清前案 赵凤鸣款留圣僧	124
第四十四回	诱汤二县衙完案 两公差拜请济公	127
第四十五回	华云龙气走西川 镇八方义结英雄	130
第四十六回	庆贺守正群雄结拜 逛临安城巧遇王通	133
第四十七回	遇节妇淫贼采花 泰山楼复伤人命	136
第四十八回	赵太守奉令捉贼 昆山县迎请济公	139
第四十九回	秦相府太守审贼 如意巷刺客捉拿	142
第五十回	捉贼人班头各奋勇 办海捕济公出都门	145
第五十一回	救义仆同赴千家口 见拜弟各诉别离情	148
第五十二回	美髯公拜请济公 会英楼巧遇贼寇	151
第五十三回	绿林贼偏遇路劫 设奸谋画虎不成	154

第五十四回	显神通戏耍雷鸣 舍妙药义救王忠	156
第五十五回	天兴店施法见贼人 小镇店吃酒遇故旧	159
第五十六回	郑雄途中见济公 王贵林内劫孤客	162
第五十七回	避难巧救遇难人 雷陈误入黑贼店	165
第五十八回	董家店双杰被害 济禅师报应贼人	168
第五十九回	济公火烧董家店 陈雷送信找云龙	171
第六十回	众匪棍练艺请英雄 登山豹赌气邀拜兄	174
第六十一回	托义弟英雄离故土 见嫂嫂李平生疑心	177
第六十二回	暗访察路遇乾坤鼠 得私信雷陈遇盟兄	180
第六十三回	四英雄马宅谈心 济禅师酒馆治病	183
第六十四回	李平为友请济公 马静捉奸毗卢寺	186
第六十五回	律令鬼王宅捉妖 醉禅师古寺治狐	189
第六十六回	卧虎桥淫贼杀和尚 庆丰屯济公救文生	192
第六十七回	二班头饥饿寻和尚 两豪杰酒馆求济公	195

第六十八回	看字柬寻访赵家楼 见孝妇英雄施恻隐	198
第六十九回	钱心胜黑夜偷银两 圣手猿暗探赵家楼	201
第七十回	见美丽淫贼邀知己 遇故旧三人同采花	204
第七十一回	奉师命趋吉避凶 华云龙镖伤三友	207
第七十二回	镇八方赌气找张荣 乾坤鼠毒镖打杨明	210
第七十三回	大柳林济公惊淫贼 小酒馆班头见圣僧	213
第七十四回	施佛法戏耍豪杰 杨雷陈又遇淫贼	216
第七十五回	猛汉听言找黄云 义士见信收陆通	219
第七十六回	蓬莱观四英雄谈心 密松林猛豪杰受骗	222
第七十七回	德兴店班头见凶僧 蓬莱观济公找淫贼	225
第七十八回	丢公文柴杜被捉 说假话圣僧投案	228

第一回



诗曰：

闲居慎勿说无妨，才说无妨便有妨。
争先径路机关恶，退后诚言滋味长。
爽口物多须作疾，快心事过必为殃。
与其病后能求药，不若病前能自防。

话说南宋自南渡以来，迁都临安，高宗皇帝建炎天子四年，改为绍兴元年。在朝有一位京营节度使，姓李名茂春，原籍浙江台州府天台县人，娶妻王氏，夫妻好善。李大人为人最慈，带兵军令不严，因此罢官回籍，在家中乐善好施，修桥补路，扶危济困，冬施棉衣，夏施汤药。这李大人在街市闲游，人都呼之为李善人。内中就有人说：“李善人不是真善人，要是真善人，怎么会没儿子？”这话李大人正听见，自己回到家中，闷闷不乐。夫人王氏见大人回来，闷闷不乐。可就问大人因何不乐？大人说：“我在街市闲游，人都称我为李善人，内中就有人暗中说，被我听见。他说我隐恶扬善，又说善人不是真心，要是真心为善，不能没儿子。我想上天有眼，神佛有灵，当叫你我有儿子才是。”夫人劝大人纳宠，买两侍妾，也可以生儿养女。大人说：“夫人此言差矣，吾岂肯作那不才之事？夫人年近四旬，尚可以生养儿女。你我斋戒沐浴三天，同到永宁村北天台山国清寺拜佛求子。倘使上天有眼，你我夫妻也可生子。”王氏夫人说：“甚好。”李茂春择了日期，带着僮仆人等，夫人坐轿，员外乘马，到了天台山下。只见此山高耸天际，山峰直立，树木森森，国清寺在半山之上。到了山门以外，只见山门高大，里面钟鼓二楼，前至后五层大殿，后有斋堂客舍，经堂戒堂，二十五间藏经楼。员外下马，里面僧人出来迎接，到客堂奉茶。老方丈性空长老，知道是李员外降香，亲身出来接见，带着往各处拈香。夫妻先至大雄宝殿拈香，叩求神佛保佑：“千万叫我得子，接续香烟。如佛祖显灵，我等重修古庙，再塑金身。”祷告已毕，又至各处拈香。到了罗汉堂拈香，方烧至四尊罗汉，忽见神像由莲台坠地。性空长老说：“善哉善哉，员外定生贵子，过日我给员外道喜。”李员外回到家中，不知不觉夫人有喜。过了数个月，生了一个公子。临生之时，红光罩院，异香扑鼻，员外甚喜。

这孩自落生之后，就哭声不止，直至三朝。这日正有亲友邻里来庆贺，外面家人来回话，说有国清寺方丈性空，给员外送来一份厚礼，亲来贺喜。员外迎接进来。性空说：“员外大喜。令郎公可平安？”员外说：“自从落生之后，直哭到今朝不止。吾正忧虑此事。老和尚有何妙法能治？”性空说：“好办。员外先到里面把令公子抱出我看，就知道是何缘故了。”员外说：“此子未过满月，就抱出来，恐有不便。”性空说：“无妨。员

李节度
拜佛求子
真罗汉降世投胎



外可用包袱盖上，可以不冲三光。”员外一听有理，连忙把孩儿从里面抱出来，给大众一看。那孩儿生得五官清秀，品貌清奇，啼哭不止。性空和尚过来一看，那孩儿一见和尚，立止啼哭。一咧嘴笑了。老和尚就用手摸那孩儿头顶说：

莫要笑，莫要笑，你的来历我知道。你来我去两抛开，省的大家胡倚靠。

那孩儿立时不哭了。性空说：“员外，我收一个记名徒弟，给他取个名字，叫李修缘罢。”员外应了，把孩儿抱进去，出来给和尚备斋。吃罢，众亲友都散去，性空长老也去了。员外另雇奶娘抚养孩儿。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觉过了几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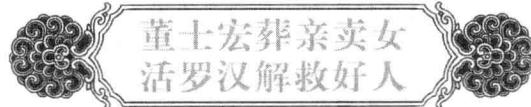
李修缘长至七岁，懒说懒笑，永不与同村儿童聚耍。入学读书，请了一位老秀才杜群英先生在家教他，还有两个同伴，一个是永宁村武孝廉韩成之子韩文美，年九岁。还有李夫人内侄，永宁村住，姓王名全，乃是兵部司马王安士之子，年八岁。三子共读书，甚是和美。就是李修缘年幼，过目不忘，目读十行，才学出众。杜先生甚奇之，常与人言：“久后成大器者，李修缘也。”至十四岁，五经四书诸子百家，背诵极熟，和王韩二人，在学房，时常作诗，口气远大。这年想要入县考取文童，李茂春卧床不起，人事不知，病势垂危。派人把内弟王安士请来，到床前。李员外说：“贤弟，我不久于人世。你外甥与你姐姐，全要你照应。修缘不可纵性废读，吾已给他定下亲了，是刘家庄刘千户之女。家中内外无人，全仗贤弟分心。”王安士说：“姐丈放心养病，不必多嘱，弟自当照应。”员外又对王氏夫人说：“贤妻，我今五十五岁，也不算夭寿。我死之后，千万要抚养孩儿，教训他成名。我虽在九泉之下也甘心。”又嘱了修缘几句话，自己心中一乱，口眼一闭，呜呼哀哉。李员外一死，合家恸哭。王员外帮办丧事已毕，修缘守制不能入场。是年王全、韩文美都中了秀才，两家贺喜。王氏夫人家中有一座问心楼，一年所办之事，写在帐上。每到岁底，写好表章，连同账一并交天，一年并无一件事隐瞒的。李修缘好道学，每见经卷必喜爱，读之不舍。过了二年，王氏夫人一病而亡，李修缘自己恸哭一番，王员外帮办丧事完毕。李修缘喜看道书，到了十八岁，这年孝满脱服。他立志出家，看破红尘，所有家中之事，都是王员外办理。李修缘自己到了坟上，烧了些纸钱，给王员外留下一纸书字，竟自去了。王员外两日不见外甥，派人各处寻找，不见外甥。自己拆开字来一看。上写的是：

修缘去了，不必寻找。他年相见，便知分晓。

王员外知道外甥素近释道，在临近庵观寺院，各处派人寻找，并不见下落。派家人贴白帖，在各处寻找：“如有人把李修缘送来，谢白银百两。如有人知道实信，人在何处，送信来，谢银五十两。”一连三个月并无下落。书中交代，且说李修缘自从家中分手之后，信步游行，到了杭城，把银钱用尽，到了庙中要出家，人家也不敢留他。他自己到西湖飞来峰上灵隐寺庙中见老方丈，要出家。当家和尚方丈，乃是九世比丘僧，名元空长老，号远瞎堂。一见李修缘，知道他是西天金身降龙罗汉降世，奉佛法旨为度世而来，因他执迷不醒，用手击了他三掌，把天门打开。他才知道自己根本源流，拜元空长老为师，起名道济。他坐禅坐颠，还有些疯。庙里独叫他颠和尚，外面又叫他疯和尚，讹言传说济颠僧。他本是奉佛法旨，所为度世而来，自己在外面济困扶危，劝化众生，在庙内不论哪个和尚有钱就偷，有衣服偷出去就当了，吃酒，最爱吃肉。常有人说和尚

例应吃斋，为什么吃酒？济颠说：“佛祖留下诗一首，我人修心他修口，他人修口不修心，为我修心不修口。”自己就是与庙中的监寺僧广亮不对。庙中除去了方丈，就属监寺僧为尊。广亮新作了一件僧衣，值钱四十吊。他偷了去当在当铺中，把当票贴在山门上。监寺广亮一见僧袍没有了，派人各处一找，把当票找着。和尚挂失票不行，把山门摘下来，四人抬着去赎。广亮回禀老方丈，说：“庙中疯和尚不守清规，常偷众僧的银钱衣服等物，理应按清规治罪于他。”元宝长老说道：“道济无赃，不能治他。你等去暗中访察，如要有赃证，把他带来见我就是。”广亮派两个徒弟在暗中访拿济颠。济颠在大雄宝殿供桌头睡觉。两个小和尚志清、志明，每日留神。这天见济颠在大殿里探头出来，往各处偷瞧了多时，后又进去一看，蹑足潜踪出来，怀中古绷绷的。方至甬道当中，只见志清、志明由屋中出来，说：“好济颠，你又偷什么物件？休想逃走！”过去一伸手，把那济颠和尚抓住，一直竟到方丈房中回话。监寺的先见长老说：“禀方丈知道，咱们庙中济颠不守清规，偷盗庙中物件，按清规戒律之例治罪。”元空长老一听，心中说：“道济，你偷庙中物件，不该叫他等拿住。我虽然护庇你，也无话可说。”吩咐人：“把他带上来就是。”济公来至方丈前屋内说：“老和尚你在哪里？我在这里问讯。”见了方丈永远是这样，元空也不教他磕头，说道：“道济不守清规，偷盗庙中物件，应得何罪？”广亮说：“砸毁衣钵戒牒，逐出庙外，不准为僧。”老方丈说：“我重责他就是。”就问道：“道济，把偷之物献出。”济公说：“师傅，他们真欺负我。我在大雄宝殿睡觉，因扫地没有盛土之物，我放在怀中。你等来看吧。”说着，把丝绦一解，哗啦落下土片。老方丈大怒，说：“广亮误害好人为盗，应得重责！”吩咐看响板要打监寺。众僧都来瞧热闹。济公自己出来，到了西湖，见树林内有人上吊。济公连忙过去要救此人。正是：行善之人得圣僧救，落难女子父女相会。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诗曰：

何处是仙乡，仙乡不离房。
眼前无沉长，心下有清凉。
静里乾坤大，闲中日月长。
若得安本分，都胜别思量。

话说济公长老在西湖见一个人方要上吊，自己按灵光一算，早已知道。书中交代，那人姓董名士宏，原籍浙江钱塘县人，为人事母至孝。父早丧，母秦氏。娶妻杜氏早死，留下一女名玉姐，甚伶俐。董士宏锤金匠手艺，他女儿八岁时，秦氏老太太染病不起，董士宏小心进汤医。家贫无力赡养老母，把女儿玉姐典在顾进士家作使女，十年回赎，典银五十两，给老太太养病。老母因看不见孙女，问：“我孙女哪里去了？”董士宏说：“上她外祖母那里去了。”老太太病重，一连七日不起，竟自呜呼哀哉。他就把家中银两尽力葬母之后，自己到镇江府那里忍耐时光。十载光景，好不容易积凑了六十两纹银，想把女儿赎出来，另找婆家。在路上无话。这一日到了临安，住在钱塘门外悦来店中。带了银两，明日到了百家巷。一问顾宅进士，左右邻居都说：“顾老爷升了外任，不知在哪儿做官。”董士宏一听，如站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断缆崩舟，自己各处访问，并不知顾大人住在哪里，也不知女儿下落。到了钱塘门外，在天竺街酒店吃了几杯闷酒，不知不觉，醉入梦乡。出了酒店想要回寓，不觉自己失错了道路，把银子也丢了。及至酒醒，身边一摸，银子丢了！这一惊非同小可，无奈走至树林，越想越无滋味，想：“女儿也不能见面了，自己不如一死，以了此生之孽冤。”想罢，来至树林，把腰中丝绦解下来，拴上一个套儿，想要自缢身死。忽然对面来了一个和尚，口中说：“死了死了，已死就了。死了倒比活的好！我要上吊。”解下丝绦，就要往树上拴。董士宏一听，猛吃一惊，抬头一看，只见那僧人长的甚为不堪。怎见得？有诗为证：

脸不洗，头不剃，醉眼乜斜睁又闭。若痴若傻若颠狂，到处诙谐好耍戏。破僧衣，不趁体，上下窟窿钱串记。丝绦七断与八结，大小鞶鞬接又续。破僧鞋，只剩底，精光两腿双胫赤。涉水登山如平地，乾坤四海任逍遙。经不谈，禅不理，吃酒开荤好诙戏。警愚劝善度群迷，专管人间不平气。

董士宏看罢，只听和尚说：“我要上吊了！”就要把绳子往颈里套。董士宏连忙过去，说：“和尚，你为什么去寻短见？”济公说：“我师傅同我化了三年之久善缘，日积月累，好不容易凑了五两银子。我奉了师傅之命，派我买两身僧衣僧帽，我最好喝酒，在酒馆之中，因为多贪了两杯酒，不知不觉，酩酊大醉，把五两银子丢了！我有心回庙见我师傅，

又怕老和尚生气。我自己越思越气，无路生活世上，故来此上吊。”董士宏一听这话，说：“和尚，你为了五两银子，也不至于死。我囊内尚有散碎银子五六两，我亦是遇难之人，留了也无用。来吧，我周济你五六两银子吧。”伸手掏出一包递给和尚。和尚接在手中哈哈大笑，说：“你这银子，可不如我银子那样好。又碎又有成色潮点。”董士宏一听，心中不悦。暗想：“我白施舍给你银子，你还嫌不好。”自己说：“和尚，你对付着使用去吧。”和尚答应一声，说：“我走了。”董士宏说：“这个和尚真真不知人情世务。我白送给他银子，他还说不好。临走连我姓没问，也不知谢我，真正是无知之辈。唉，反正是死。”正在气恼，只见和尚从那边又回来，说：“我和尚一见了银子全忘了，也没问恩公贵姓？因何在此？”董士宏把自己丢银子之故，说了一遍。和尚说：“你也是丢了银子啦，父女不能见面。你死吧！我走啦。”董士宏一听，说：“这个和尚太不知世务，连话都不会说。”见和尚走了五六步又回来说：“董士宏，你是真死假死呢？”董士宏说：“我是真死。怎么样？”和尚说：“你要是真死，我想你作一个整人情吧。你身上穿了这身衣服，也值五六两银子。你死了，也是叫狼吃狗咬，白白的糟蹋。你脱下来送给我吧。落一个净光来净光去，岂不甚好？”董士宏一听此言，气得浑身发抖，说：“好个和尚，你真懂交情！我同你萍水之交，送你几两银子，我反烧纸引了鬼来。”和尚拍手大笑说：“善哉善哉，你不要着急。我且问你，你银子丢失，你就寻死。五十两银子也算不了什么。我代你去把女儿找着，叫你父女相会，骨肉团圆好不好？”董士宏说：“和尚，我把赎女儿的银子已丢了，就是把女儿找着，无银赎身，也不行。”和尚说：“好，我自有道理，你同我走吧。”董士宏说：“和尚，宝刹在哪里参修？贵上下怎么称呼？”济公说：“我西湖飞来峰灵隐寺。我名道济，人皆叫我济颠僧。”董士宏见和尚说话不俗，自己把丝绦解下，说：“师傅你说上哪儿去？”济公说：“走。”转身带了董士宏往前走。和尚口唱山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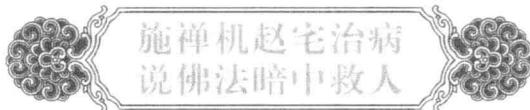
走走走，游游游，无是无非度春秋。今日方知出家好，始悔当年作马牛。想恩爱，俱是梦幻。说妻子，均是魔头。怎如我赤手单瓢，怎如我过府穿州。怎如我潇潇洒洒，怎如我荡荡悠悠。终日快活无人管，也没烦恼也没忧。烂麻鞋踏平川，破衲头赛缎绸。我也会唱也会歌，我也会刚也会柔。身外别有天和地，何妨世上要骷髅。天不管，地不休，快快活活做王侯。有朝困倦打一盹。醒来世事一笔勾。

话说和尚同了董士宏往前走。进了钱塘门。到了一条巷内。告诉董士宏说：“你在这儿站着。少时有人问你生辰年岁，你可就说。你可别走，我今日定叫你父女见面，骨肉相逢。”董士宏答应说：“圣僧慈悲慈悲。”和尚抬首一看，见路北有一座大门，门内站着几十个家人，门上悬牌挂匾，知道是个仕宦人家。自己迈步上了台阶，说：“辛苦众位。贵宅赵姓么？”那些家人一瞧，是个穷和尚，说：“不错，我们这主人姓赵。你作什么？”和尚说：“我听人说，贵宅老太太病体沉重，恐怕要死。我特意前来见见你家主人，给老太太治病。”那些家人一听和尚之言，说：“和尚，你来得不巧。不错，我家老太太因我家小主人病重，心疼孙子，急上病来，请了多少先生皆没见好。我家主赵文会，最孝母，见老太太病重，立时托人请精明医家。有一苏员外，字北山。他家也是老太太病了，请一位先生绰号赛叔和，姓李名怀春。此人精通岐黄之术，我家主人方才上苏宅请先生未回来。”正说着，从那面来了一群骑马之人。为首三个人，头一匹白马上人，五官清秀，



年约三旬，头戴四楞巾，上安片玉，绣带双飘，身披宝蓝缎逍遙员外氅，上绣百蝠百蝶，足登青缎宫靴。面皮微白，领下无须。此人就是赛叔和李怀春。第二位是双叶宝蓝缎逍遙员外巾，三蓝绣花，迎面簪美玉，安明珠。身穿蓝缎逍遙氅，足下青缎宫靴。面如古月，慈眉善目，三绺长髯，飘洒胸前。这就是苏北山。第三位也是富翁员外打扮。白面长髯，五官清秀。和尚看完，过去阻住马说：“三位慢走，我和尚守候多时了。”赵文会在后面，一见疯和尚截住去路，说：“和尚，我等有急事，请先生给老母治病。化缘改日来，今日不行。”和尚说：“不行。我并非化缘，我今日听说府上老太太病势沉重，我是许下心愿，哪里有人害病，我就去给调治。今日我是特意来给治病。”赵文会说：“我这里请来先生，乃当代名医。你去吧，不用你。”和尚一听，回头看了李怀春一眼，说：“先生，你既是名医，我领教你一味药材治什么病。”李先生说：“和尚，你说什么药？”济公说：“新出笼热馒头，治什么病呀？”李先生说：“本草上没有，不知。”和尚哈哈大笑，说：“你连要紧的事均不知道，还敢自称名医。新出笼热馒头治饿，对不对？你不行，我同你至赵宅帮个忙儿吧。”李怀春说：“好。和尚，你就跟我来。”赵文会、苏北山也不好拦住，只好同着和尚进了大门，来在老太太住的上房之内落座。家人献上茶来。李先生先给老太太看看脉，道：“是痰瘀上行，非把这口痰治上来不能好。老太太上了年岁之人，气血两亏，不能用药。赵员外另请高明吧。”赵文会说：“先生，我又不在医道之内，我知道哪里有高明之人？你可荐一人。”李先生说：“咱们这临安，就是我和汤万方二人。他治得了的病，我也能治；他治不了的病，我也不行。我二人都是一样能为。”正说到这儿，济公答说：“你等不要着急，我先给老太太看看如何？”赵文会本是孝子，一听和尚之言。说：“好。你来看看。”李怀春也要看看和尚能为。济公来至老太太近前，先用手向头上拍了两掌，说：“老太太死不了啦，脑袋还硬着呢。”李怀春说：“和尚，你说的什么话？”济公说：“好，我把这口痰叫出来就好了。”说着，走到了老太太跟前，说：“痰啦痰啦，你快出来吧！老太太要堵死了。”李先生暗笑说：“这不是外行吗？”只见老太太咳出一口痰来。济公伸手掏出一块药说：“拿一碗阴阳水。”家人把水取来。赵文会一看说：“和尚，你那药叫何名？可能治我母亲之病吗？”济公大笑，手托那块药说：“此药随身用不完，并非丸散与膏丹，人间杂症他全治，八宝伸腿瞪眼丸。”济公说罢，把药放在碗内说：“老太太因急所得，一口痰瘀上涌，立刻昏迷不醒，你等给她好好抚养，吃了我这药，立见功效。”赵文会一听，知道和尚有些来历，说的原因真对，忙忙说：“圣僧，你老人家慈悲吧！我母因疼孙子，急的这场病。我有一小儿方六岁，得了一宗冤孽之症，昏迷不醒，我母一急，把痰急上了。师傅要治好我母病，再求给小儿治治。”和尚叫把药灌下去，老太太立刻痊愈。赵文会过来给老太太请安，复给和尚磕头，求和尚给他儿子治病。济公说：“要给你儿治病也不难，须依我一件事，方能治好。”赵文会问哪一件事。济公不慌不忙，说出这件事来，叫董士宏父女相会，赵文会全家病好。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诗曰：

木樨花香亦解禅，几人吧遁出尘缘。
达摩东土传来远，道济西湖泛酒船。
山雨迷离斜复直，荷珠滴洒碎还圆。
白云飘渺无拘束，林下边遥是散仙。

话说济公把赵文会之母治好，还有六岁孩儿求济公治。济公说：“我可能治，就是药引子难找，非有五十二岁男子，还得是五月初五日生人。十九岁女子，八月初五日生人。二人的眼泪和药，才可治好。”苏北山、李怀春见和尚真有来历，便问和尚在哪里住？贵上下怎么称呼？和尚全皆说明。赵文会至外面派家人找五十二岁男子，五月初五日生人。众人觅问一回，就连本宅及外来亲友家人皆没有。岁数对了，生日不对；日月对了，年纪不对。大众直找至门口，见外面站了一人，年约半百以外。家人赵连升忙过去抱拳拱手，说：“老兄贵姓？”那人说：“我姓董名士宏，本钱塘人氏，在这里等人。”家人说：“老兄五十二岁吗？”答曰：“不差。”又说：“五月初五日生辰吗？”答曰：“不差。”家人忙过去一拉，说：“董爷你跟我来，我家主人有请。”董士宏说：“贵主人怎么认得我？你说给我听再去。”家人就把找药引子之故，说了一番。那董士宏就跟他到了里面，见了济公、赵文会等，家人回明皆引见了。济公说：“快去找十九岁女子，八月初五日生人来。”董士宏一听，这岁数及生日，和他女儿一般，心中展侧不安。只见家人进来说：“姑奶奶的丫鬟春娘是十九岁，八月初五日生辰，把她找来了。”只见由外面进来一个女子，董士宏一看，是自己的女儿，心中一惨，落下泪来。姑娘一看是她父亲，也是啼哭。和尚哈哈大笑说：“善哉善哉，我今一举三得，三全其美。”伸手取出药来，托在手中，叫家人用二人泪水化下药，叫人给赵公子灌下去。少时神清气爽，病症全好。和尚告诉赵文会董士宏丢银子上吊，自己救他父女团圆之故。赵文会帮了董士宏一百两银子，把春娘叫他领去，自给姑奶奶再买一个使女。李怀春一问和尚，方知和尚是灵隐寺济公长老。苏北山过来给和尚行礼。求慈悲慈悲，给母亲治病。和尚站起身来说：“我到你家里去吧。”苏北山说：“很好。”赵文会也不好相留，拿出白银百两，给济公作衣服。和尚说：“你如谢我，附耳过来，如此如此。”赵文会说：“师傅请放宽心，我是日必到。”说完，同苏北山出了赵宅。董士宏父女谢济分送走不提。且说和尚到了苏北山家中书房落座。和尚问苏北山：“令堂老太太之病，可曾请人治过？”苏北山说：“实不相瞒，请过多少先生皆不行。前者有一位神医活人汤万方先生给治，并未见好。又转请李先生给治，也不见效。皆说上岁数人，气血两亏，不能扶养也。我也尽人力凭天命。今日得遇圣僧，真乃三生

施禅机
赵宅治病
说佛法
暗中救人